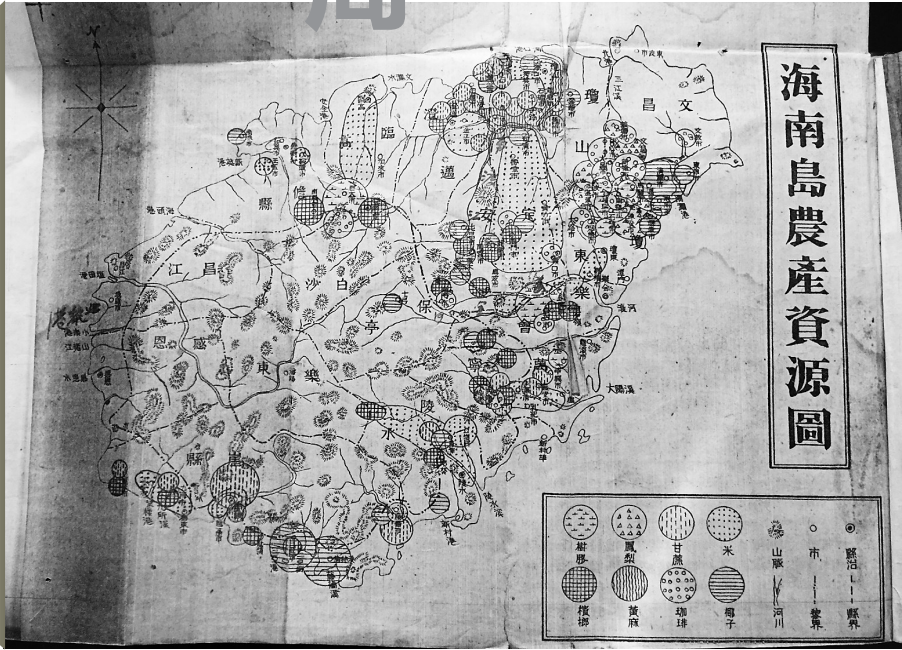


林纘春(1908—1986),海南琼海九曲江石头村人,农业专家。少年时随伯父到马来亚谋生,1924年回国读书,在广州国立中山大学附中学习,后考入中山大学农学院,期间发起成立中山大学农业研究会,资助出版《琼崖月刊》,专题研究海南农业发展问题,并深入各县考察,撰写《琼崖农村》一书,受到专家、学者好评。其毕业论文荣获农学院唯一的“金质奖章”。

上世纪70年代初,亲自培育出“庆南”,“科长”水稻高产品种,在家乡推广;编著有《海南岛之产业》、《开发海南与发展粮食生产》、《开发海南与开办海南大学》、《海南大农业建设的新设想》和《水稻的生长发育与栽培技术》等40余万字。



林纘春绘制的《海南岛农产资源图》。

相关链接

1930年代的海南资源考察热

1934年1月10日,研究开发海南农业资源的一个重要学术团体——琼崖农业研究会,在中山大学农学院成立。以“革新琼崖农业、科学技术及资源开发的研究,以唤起国人对海南资源及战略位置的认识,促进政府开发琼崖农业”为宗旨,琼崖农业研究会出版了《琼农》杂志与“琼崖农业研究会丛书”等学术专论。

1935年6月,琼崖农业研究会专门组织了琼崖农业考察团赴琼考察,着重调查农村经济、稻作、果树兼及渔盐、森林、矿业等方面这一时期可谓海南岛资源研究及其开发建设研究的初级阶段,产生了一些重要的成果,如程万的《调查琼崖实业报告》、陈铭枢的《海南岛志》、陈植的《海南岛新志》、陈献荣的《琼崖》和林纘春的《琼崖农村》等。

在当时的海南资源研究考察热中,不乏许多具有建设性的开发构想。

被称为“南天王”的粤系军阀陈济棠,不但继承了孙中山开发海南的民生主义思想,还对海南热带资源开发方面提出过富有价值的构想。1929年—1936年,陈济棠拥兵踞粤期间,提出建立“热带经济林业经营区”,并制定了《琼崖三年建设计划》,分阶段对林业、路政、垦荒、教育等提出建设规划。譬如,在林业建设方面,第一年筹设省立琼崖热带林场一处,初年造林5000亩,第二年以后每年造林3000亩;在琼山、文昌筹设县立林场两处,每场每年造林1000亩等。在教育建设方面,提出增设职业教育,在《琼崖三年建设计划》的第三年,在海口或琼山设置省立第三职业学校;在琼东嘉积设置省立第五农业学校等。

当时林纘春回海南考察后,不禁赞叹“自从此次旅行之后,才能认识其胜于台湾岛,它是一个大宝库!”1935年5月1日,林纘春在第26期《琼农》杂志上发表论文《对于琼侨集资开发琼崖实业有所献言》,将开发海南实业视为救国之一策,并从组织、目标、环境等方面对利用侨资开发海南提出种种构想。

林纘春:与“农”结缘一生

文\海南日报记者 郭景水

11岁随父亲赴马来西亚谋生,他后来返回海南老家考入国立中山大学求学。大学毕业论文《琼崖农村》,获得国立中山大学的“金质奖章”。

新中国成立之后,他一度回到琼海乡下老家搞农学研究。上世纪80年代平反落实政策之后,作为当时海南一度唯一的高级职称知识分子,已经年逾七旬的他,在刚刚组建的海南大学校园,不知疲倦,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

他就是与农结缘一生的海南农学研究先驱者、归国华侨林纘春教授。

青年农学英才：毕业论文写成专著

1935年,国立中山大学琼崖农业研究会正式发行《琼崖农村》,作者就是时年26岁的林纘春。今年8月11日下午,海南日报记者在林纘春最小的儿子林承鸿先生的家中,看到了这本《琼崖农村》的复印版本。

在林纘春先生的自序中,作者这样写到,这本书分为上篇琼崖农村经济研究,下篇琼崖考察记。“调查本非易事,尤其是农村经济的调查;琼崖十三县,作者只能调查到四县(文昌、乐会、琼东、及儋县),而在这四县中又只能调查到五十二村。”

尽管林纘春的自序中反复表明疏漏和谦虚,但是和林纘春先生自序挨着页码的一幅《琼崖地势及考察地点战略图》,让观者不禁惊叹:作者用手工画出了海南岛的地形全貌,并且用汉字标注了当时琼崖十三县特别是考察的五十二村的具体地理位置,手法细腻。

随意翻开书籍,人们就会发现:每一个页码上的信息含量非常丰富,并且都是原创性。比如下篇琼崖考察记的29页为例,记者注意到,在一组八个村的户数、田亩数、平均每家田亩数的统计表上,每一个数据都非常清晰。通过此表就可以判断当时百姓

拥有田亩的情况。

“父亲在世的时候经常说,研究农业的人下了乡要走路,运动爬山,身体好,寿命就长。”林承鸿告诉记者,他记得父亲有一次到兴隆,走路用了几天几夜。

上世纪50年代,林纘春被划为右派,之后先后在澄迈县仁兴农场、湖北省劳改场进行“劳动改造”。林承鸿至今印象深刻:父亲在1974年恢复自由之后,他继续坚持搞农业科研,甚至不惜回到琼海老家乡下,向当时的生产队要了一点地,在实验田种水稻等。

林承鸿说,父亲的实验田种得特别好,种出来的豆角都有将近两米长,生产队的老百姓都惊呆了。父亲的《热带作物手册》就是在那个时候写出来的,“父亲很少让我们参与他的科研。但是有一次,他很认真地要求我帮助他描一幅图。

林承鸿记得,父亲当时的心态是乐观的:尽管被划为右派,但毕竟还可以做自己喜欢的农业科研。

到了上世纪80年代初,在获得平反之后,当时的广东省高教委专门下发文件,恢复林纘春的教授职称。“当时,父亲一度是海南唯一的高级职称科研人员。”林承鸿和家人都非常自豪。

晚年治学校园：痴心哺育青年学子

恢复了教授职称,到新建的海南大学工作,已经年逾七旬的林纘春依然是“豪情万丈”。在林承鸿的家中,现在还保存着一份标注1983年9月19日、林纘春手书的“欢迎新同学的讲话”手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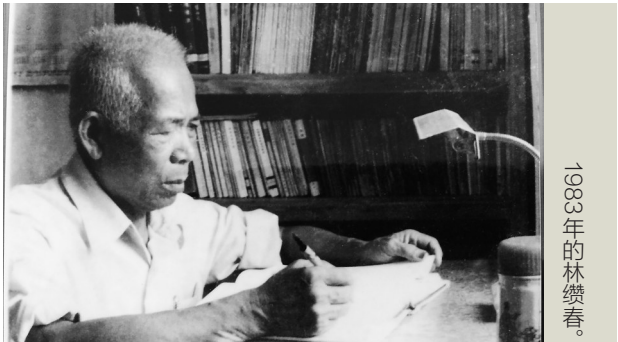
在这份手稿中,林纘春写到:你们是第一批海大的学生,又多了一批120人的学农新同学,是令人多么地高兴!我是一个学农的人,今年七十多岁了,尚健在人间,看到这个天天进步、天天发展的大好形势,今天又在这里跟同学们

见面、谈话,跟同行见面,同行谈话,像一家人,多么亲热可爱。

林纘春希望学子们:要树立爱农的思想、立下苦学精神,“为海南岛大农业建设做出光辉的贡献!”

除了教书育人,林纘春还写了很多开发海南农业的文章,刊发在当时的《海南日报》上。“海南行政区的领导甚至还亲自来到家中,和父亲一起探讨发展海南农业。”林承鸿记得。

“1985年,父亲连续低烧,诊断为白血病。”林承鸿不



1983年的林纘春。

会忘记:但是父亲乐观地告诉子女们,现在医学这么发达,你们要去寻找药,一定可以治好的。直到1986年春天弥留之际,父亲依然牵挂他干了一辈子的农业,他一直说海南农业是会有大发展的。

毕生心血大多未出版：抢救海南农学财富

“在海南的农业经济、农产品开发等研究方面,林纘春教授是当之无愧的先驱者。”8月14日上午,全国侨联原副主席林明江在海口家中,接受了海南日报记者的专访,回忆林纘春教授的点滴。

上个世纪80年代初,林明江在海南行政区党委组织部先后担任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办公室主任,青年、技术干部处处长等职务,林明江介绍,当时他其中一项工作就是联系服务有着高级职称的知识分子,“就是在那个时候,我

认识了林纘春教授。”

尽管已经过去了30年,林明江对林纘春教授的印象依然深刻:那时候他已经70多岁了,每逢海南行政区党委组织部组织召开的座谈会,他总会讲话,谈的都是如何开发海南农业、粮食生产、农业教育、推广杂交水稻技术等等,“他经常说,看到海南农村群众生活穷苦,他于心不安。不讲这些话,他感觉对不起海南人民,对不起养育他的这块土地。”

“当时在海南大学任教的他,对他的学生要求也非常严格。他要求学生要热爱农学,

要利用大好的时光,立志为海南社会多做有意义的事,这样才能受人尊敬。”林明江记得,他对学生的要求就是“第一是要有知识、第二是要有知识、第三还是要有知识”。

当时,林明江正在编著一本《海南·台湾比较和发展》书籍,“参考了林纘春教授在海南、台湾农业比较方面的一些研究。林纘春教授已经把海南、台湾两地的耕地面积数量、光能、热能、水利、地震等诸多条件,进行了非常细致的整理和分析。”

林明江说,据目前他掌握的资料,林纘春教授一生写了38篇论文。新中国成立之后,林纘春教授的关于海南农学研究或是手稿、或是打印稿,都没有进行专门的出版。“从上世纪90年代,我提出要收集出版。因为这是海南农学的宝贵财富,要抓紧抢救这些关于海南农业研究的精神遗产,供后人研究参考使用。”